

大樹不倒

小品文 優選 蔡瑜凌

術後透明的點滴，像雨后從樹葉尖慢慢滴下的雨水，緩慢地數算時間的腳步。好不容易等到醫師宣判老爸的癒後：「患者頸椎第二次斷裂，之前的復健成果，一切都回到原點重練。」醫師的宣告，等同老爸得再度從躺臥翻身、移位坐輪椅、站立到緩慢行走，重新建構他的復健歷程。

我無從想像老爸再次受到漫長復健過程的煎熬，我噙著淚水衝出病房，獨自站在救護車來往的車道，向外面的世界求援。車道那端圓弧的折光鏡，照出一旁變形的樹木。我的心境沒有投射對象，只期盼老爸被醫治的過程，不要有太多煎熬。

雨過天未晴，醫院外仍是一片陰霾。過去，一起陪伴父親復健的過程，卻也朗朗被啟動記憶……

老爸長得高大，別號「大樹」。十年前，一場意外事故，脖子遭重物所擊，頸椎斷裂，從此開展他遙長的復健之途。那次受傷，父親花了兩年的時間，才由癱臥進展到坐穩輪椅。從此，陪伴老爸外出復健，變成我人生的功課。我們常倚在堤腳旁，視線所不能及係迤邐到天際的行道樹；耳際是夏蟬兒激昂的長鳴，彰顯它七年安靜蟄伏換來的嘶鳴。老爸就是在這種求索中，微哂嚙下生活所有的酸甜苦辣。

有次陪伴老爸在道將圳堤腳下復健，一株黃金風鈴樹被攔腰折斷，斜躺在我們路過的步道。老爸受傷前有堤腳行道樹栽種的實務經驗，他召來以前工作的伙伴，將倒伏樹木扶正，再放置四腳竹木架將樹木固定，樹幹折斷處，先清創，再將豎翹的樹纖維梳理、噴藥劑，最後將泡濕的不織布覆土裹住折斷處。

過了一些時日，移走四腳支架之後，黃金風鈴樹重新挺拔立在行

道路旁。此時，我側著身，視線穿透老爸的身影，那株重新矗立的黃金風鈴樹，有著和老爸相近的形象。他們的生命一樣都是受到嚴重的斷傷、結痂、新增組織、站起來，再度搖曳生命中的碧綠。

翌年初春，空氣中流溢久違的溫暖，那株黃金黃鈴木，展現了旺盛的生命力，連著整排的黃金風鈴木，綻開繁花。我讚嘆重新屹立的生命，就在原傷口處，重新修補、著芽之後，開展金燦燦的黃花，拓印既堅韌又美麗的生命力。

我推著父親越過忠義橋，臨近嘉大蘭潭校區前緣的淺山區，那是老爸常去復健的地方。這地方是老爸吸納天地靈氣的復健場所，環山繞水間有著溪流潺湲聲。淺山區傍著八掌溪栽種楓香樹、相思樹、梅樹等，其樹木根系獲得最好的吸收，生命就是需要這些活水源泉來修煉、澆灌。

老爸總以為大自然的樹群，環繞著成千上萬的負離子與芬多精，它是大自然的維他命，羸弱的身體得靠它修補。老爸循著風向，雙腳置在樹根接地面處，接收地表下秀靈的地氣。山林間復以穿梭的風，產生絕佳的氣場，逐步喚醒沈於泥底的種子，迸出秀實的新芽，一起和老爸見證生命的奇跡。

老爸微顫顫的從輪椅站起來，晃動的雙腿，猶如晾衣架上的西裝褲。老爸失調的中樞神經誘導身體張力陣陣抽動，加上腎臟喪失自我濾清水質的能力，生命水文在體內亂了套，身體的水份，無法完成既定的水循環排出，囤積的尿液就嘩啦而下。

一向豁達、樂天的老爸，自創一套水循環之論：「林木吸收、涵養後剩下的水源，流入溪流後消失在青山翠谷，最後再注入河川或水庫為眾生所用；而我體內剩餘的水份，失去了止水閥的調控，讓它回歸大自然，形成一種可被山林再利用的水份。」老爸自我解嘲的「水循環」之說，只是讓原本羞於啟齒的失禁問題，給了自己下台階的藉

口與安慰窘迫不安的我。

老爸自從脊髓損傷後，難以仰臉尋找生活的光源與聆聽潺湲的生命之泉。不管老爸以前受到多嚴重的斷傷，我願他像大自然的樹木一樣，受過風雨倒下後能自我結痂、新增組織，再度搖曳一樹的碧綠，當一株永不倒下的「大樹」。